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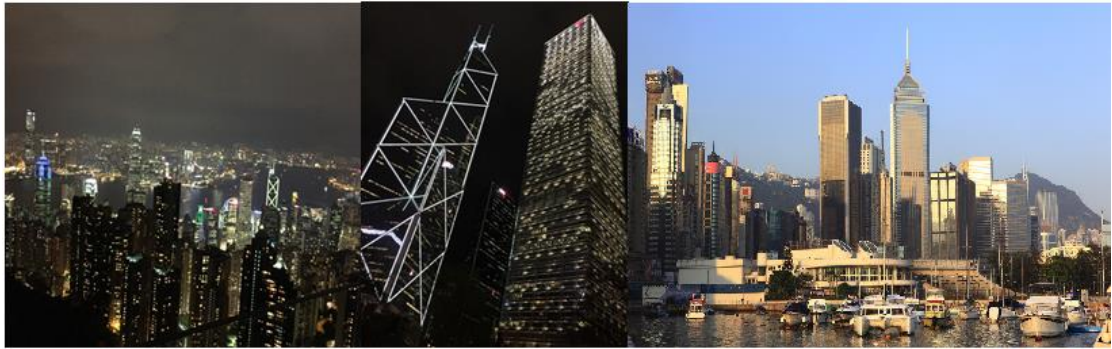
那城·那校·那景

——香港访学印象

刘斌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从香港回来一个多月了。前两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逆行的车刮了路人，双方在路边吵得不可开交，突然想起有些地方的交规与大陆不一样，这车在香港就算是正常行驶了。于是，香港，这个词又浮现在眼前。

在到城大访学前，曾去过几次香港，不过每次都是在深圳做项目期间匆匆而过。在印象中，香港是一个满眼高楼大厦，人流如织的城市，寸土寸金，繁华非常。



中环的白天与黑夜

匆忙的印象总归是印象，今年4月份，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学习交流之余，漫步于香港的大街小巷，才发现香港却是多彩的。它是繁华、忙碌和时尚的，但其实也可以很空灵、很文化、很生活。



志莲净苑

大澳

长洲抢包山

而在城大学习的日日夜夜，有众多的老师与同行为伴，于游戏论说间有所得，也是不亦乐乎，大感不虚此行。

1.那所学校

从宾馆到又一城是十五分钟，从又一城到邵逸夫是十分钟，去时一路上坡很辛苦，回时一路下坡很轻松，很像上小学时的心情，这是最初几天最深的感受。有段时间很少走校内的路，实在太复杂，处处像迷宫，总感觉是绕来绕去摸不清，总是一边走一边在不停地否定自己，不对吧，好像又走错了吧，要不要回去重来？反而耽误了更多的时间。有一天，李老师带我们走，听李老师讲解，走道上的每种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区，这才明白了点。然后，终于学会了从南山邨到城大，穿 AC1，经 AC2，到 AC3 再坐六层，过天桥到中心。实际上，个人感觉似乎并没有快多少，不过在多雨闷热的四月，从学校大楼内部穿行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免去了日晒雨淋之苦。

多友们从各地赶往城大的故事，大家都说得太多，这里免去赘言。我是直接从罗湖过关，所以没有任何惊喜可言。记得第一次聚会，李老师在康乐楼八层招待我们，在李老师的安排下，全系老师和我们交叉落座。我坐在了一帅哥和一美女中间，一交流才发现，左边帅哥是日本人（后来上课才知是小林老师），右边则在日本留过学的李老师。于是，我一边操着不熟练的英语和小林老师聊着，另一边又用中文和李老师聊着她央视和美国的经历，中间两位老师又用日本进行着交流，整个感觉一联合国大会，后悔当年没好好练英语。看着斜对面的宪阁兄，也是一副努力认真的样子，于我心有戚戚焉。正因为高度紧张，我几乎都认识了当时出席聚餐的老师，在后来的课上也就不至于晕头转向。

在城大期间，课程排得比较满，其间因为忙院里安排的任务而逃了一次课，必须要向何舟老师真心地说声对不起。来城大交流，我是抱着学习研究方法，转变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的目的而来的，到了城大之后，才发现这场头脑风暴要比预想中来得更加猛烈。与我们这些传统文学、新闻学出身的老师相比，城大传播系的老师有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背景，视野非常开阔，而通过与互联网数据挖掘等学科的交叉，每个人的研究都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同时又非常具有前沿性，一些方法与研究视角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

因为喜欢户外，所以年轻教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林老师。林老师年轻美丽，小巧纤细，这样一个“林妹妹式”的人物，没想却犹如雪地中的竹子般坚韧顽强，不但是户外运动好手，而且早已登过乞力马扎罗，令人汗颜呀。林芬老师的研究分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香港学生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香港人国族身份认

同的历史性转折和变化。关于身份认同、边界以及结构性问题的分析，让我们感觉眼界大开。同样，梁老师关于仪式的讲座将对理性仪式与情感性仪式的讨论与新闻结合起来，探讨理性仪式与新闻的重要性、情感仪式与戏剧性、反常性的联系以及功能性仪式中的权力结构等等，也别具一格。从我们所处的环境来说，虽然由于体制局限一些问题的探讨难以深入，但是自身的思维方式也限制了我们对问题的逼近与探索与思考。

李宇红老师在课上主要讨论的是纪录片《族印》和《父辈的文革》拍摄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以及拍摄纪录片的流程与技巧的分享。理论很容易，任何一本关于纪录片的拍摄甚至是电视片的拍摄的书中都能找到，而如何将理论与日常的学生实践结合起来才是最困难的。从李老师的分享中，体会到指导学生实践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更多的则是关于研究心得的认识。李老师所说的创意，如果转换成研究无非是一个研究视角的问题，所论的题未必大，可以是身边的常见的现象，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入，反而有可能探讨更多具有个性特色、更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我们习惯于关注经典理论与重大的事件，对常态中的细节往往视而不见，而这些可能更具有研究的价值。

城大期间，祝老师是我的导师。祝老师气质儒雅，讲课总是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如同说书一般，把大数据分析方法与计算传播研究之前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条分缕析。整个访学期间，祝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静下心来做点研究吧”，虽然私下里自己有时也这么提醒自己，但一个卓有成就的前辈语重心长地这么说，内心的震动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所有老师中，李老师给我们上课最多的，也是与我们聊天最多的。于我个人来说，更愿在聊天中听李老师传授知识。听李老师聊天是一种享受，李老师的学识与见闻在多友中流传已久，而这次访学中更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听他讲在海外的求学与研究经历，与传播学、社会学的大师们之间的传奇交往经历，令人大开眼界，这种唯一的、不可复制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大师们不是一天练成的，需要个人的努力与时代的风云际会。李老师与国内的著名记者、学者以及政治风云人物之间也有着很深的交往，讲述的故事中也有许多与新闻史、当代政治与社会运动相关，听一个局中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用个人的见闻重构一个时代的新闻史，也令人大呼过瘾，引得刘宪阁连连动员李老师做一部关于新闻传播的口

述史。正是有着深厚的学识与丰富精彩的经历作为基础，李老师关于传播理论的内眷化问题与真空化问题，高屋建瓴地俯视学科的发展现状，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而记者与时代相遇的讲座则用三个著名记者的经历来分析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概括了半个世纪中国新闻史的发展规律，充分地展示出如何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时空纵横交错的视角之下进行分析的方法，让我们获益良多。

此外，小林老师对日本媒体的介绍、与蒋老师关于大数据时代广告学的教学聊天，也都给了我不少的启发，篇幅所限，就不一一提及了。

2.那些景

今年的四月是个反常的季节，总共三十天，下了二十多天雨，与李老师的行山之约也一再推迟，只好利用空闲时间到处走走看看，在多友的建议下，除了中环、维港等标志性的建筑之外，香港的离岛包括南丫岛、长洲、坪州、大屿、大澳、西贡是我们此行的重点。在行行走走之间，体会着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浓厚本土文化，体味着属于香港的精彩。南丫岛之清静、志莲净苑之清幽、黄大仙祠之热闹、盐田村之古朴，处处都在为我们展示着现代香港另一面的风采。

长洲。又逢阴雨天，本来约好的行山被临时取消了。呆在宾馆穷极无聊，于是大家选了个不近不远的地方——长洲，去散散心。长洲一地，最初接触是《麦兜》里的抢包山。结果早去几天，无缘错过，甚是可惜。岛上有张保仔洞，张保仔号称最大的海盗，拥兵数万，拥地势之利对抗朝廷，算得是中国的加勒比了。从一个极狭的洞穴向下爬行数十米，眼前豁然开朗，惊涛拍岸，岛屿耸峙，方知张保仔能称雄一时并非偶然。长洲岛水清沙白，风光如画，虽没找到藏宝，一行人玩得不亦乐乎。在长洲，我们第一次品尝到所谓的紫背天葵水，酸酸甜甜，清凉解渴，感觉不错。



长洲北帝庙



长洲



长洲



南丫島



南丫島



香港九龍寨城老照片

大澳。去大澳是冲着“东方威尼斯”的称号而去。蜑民世代在水上棚屋聚居，延续至今。棚屋由一枝枝并不粗壮的木桩支撑在水面之上，家家户户、鳞次栉比。破旧的棚屋、宁静的风景，昭示着这是一个独特的天地，它们有着自己的情调与乐趣。沿着古朴的道路缓步走在小街上，时间似乎倒退回了民国时代。身处于大众传播媒介泛滥的时代，我们很难想象，小街上玩手机、玩微信的年轻人很少见，倒是老人躺在椅子上悠闲地看着报纸，几家老太太聚在一起搓着麻将，而在一间小屋上，我们甚至看到屋主人在棚子上、墙壁上、门上写满了诗句和丰子恺式的图画，各具自足，怡然自乐。一切似乎都在印证一个观点，新媒体对于社区或群体的冲击和影响，并非如我们平时所想的那样摧枯拉朽，制度和传统都会对技术的扩张产生制约作用。



大澳

昂坪。昂坪之行，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一场奇遇。那天本来要去看天坛大佛，没想车刚过梅窝，便下起大雾，几米之外便模糊一片。神道之上，二十四神将怒目呵斥的模样依稀可见，天南佛国的山门若隐若现，如在仙境。雾中摸索

到大佛下，大佛形容已不可见，宪阁、张杰和我三人垂头丧气，大呼无缘。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下行，准备离开。刚走到小广场，发现风动云涌，有雾开见日之像。于是飞奔而回，却见大佛真身露于云端，慈悲之像尽显。不足一分钟，云山雾罩，大佛又失其身形。看样子，果有佛缘，心想事成。于是动员宪阁留下，当一名大师，不过看他留恋尘世的态度十分坚决，只好作罢。



昂坪大佛

行走于大街小巷，感受最深的是宗教文化与世俗生活的紧密融合。香港教堂、佛寺、道观非常多，这些地方除了传播宗教教义之外，通过办学校、办慈善活动，与市民生活深度融合。我们住的海棠轩旁边就有一个教会学校，而城大南山邨出口也有一个写着“基督教救世军”字样的大楼，在长洲、大澳我们也看到了由教会、佛学会等组织兴办的学校，同时还有个人以宗教名义办的。在内地，很少能看到宗教崇拜与社会生活实践结合如此紧密，而宗教调节和和谐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功能如此之大的地方。法律不及的地方，宗教行使自己的功能，两者谐调发展，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稳定和有序，这也是香港的可爱之处吧。



政治广告



香港博物馆旁的教堂



太平清醮公告

3. 那些人

此次访学，一行八人，每人用几句话描述，应该是这样的：

刘宪阁，一双眯缝的眼中，总闪着智慧的光芒。见闻广博，交游广阔。香港期间几次外出访问媒体，均由其负责安排，十分圆满。缺点是对天气预报百分百错误，说晴必雨，号称“雨神”，多次被严禁谈论天气。

张杰：思维活跃，敏而好学。城大期间的生活可以概括为，不在图书馆，就在中心的复印机旁。相约出去时，总时说，“稍等一下，我干完这个。”

齐辉：又名柴飞，不爱运动，动辄大汗淋漓。学俄语在城大上英语的课，对他而言很是郁闷。怕辣，学校食堂中的麻婆豆腐足以让他涕泗横流，其实并不算辣。号称，人属东北不喝酒，身在重庆怕吃辣。

向芬：同行之中颜值王加厨神，本来可以拼颜值，偏生学问不错，不想厨艺还高。聚会时，在厨房之中如蝴蝶飞舞，滴油不沾，哈哈。性格豪爽，号称在香港要刷爆卡，只是不知最终实现誓言否。

王蔚：表面上很宁静，背地里的努力。学习之余，总是把孩子挂嘴边，我们家钢蹦儿这样了，我们家钢蹦儿那样了，一脸幸福样。

李莉，学习之中表现最努力，每节课都不落下，总是在匆匆的记笔记，不停地提问题，如同海绵吸水一般，弄得我们不想个问题出来问问都觉得很尴尬。

郑雯：小八，此行人中年纪最小，英语最好，提问讨论最积极，科研能力强，据说论文已经发遍国内最好的新闻传播期刊。多才多艺，擅音乐，山友聚会时一曲《关山月》唱得荡气回肠。



城大之行，各有所得，是否满载而归，各有评价。不过对我来说，是一次快

乐的经历，收获颇丰。